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敵情參考資料

第16期

關於日本的軍力及其戰略的特
徵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軍委會
政治部
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三組編印

關於日本的軍力及其戰畧的特

徵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 訂正同盟國方面關於日本飛機生產力的過低估價

同盟國方面，一般過低估價了日本的軍力和軍事生產力這件事，是太平洋作戰初期的大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這種估價的傾向，直到今天，還沒有被矯正過來。大家都擔心，這是同盟國方面的招致戰畧上錯誤的危機。美国有一部分軍事專家，最近關於這點已漸漸開始發出警告，但就一般的輿論者來，認識還是極不充分的。

過低估價的第一點，明顯地可以在關於日本空軍和飛機生產力上看出來。例如：依從同盟國方面的情報，說是現在日本的飛機生產能力，每月在二百四十架左右。在日本問題研究所發刊的日文新聞雜誌最近一期的一文中，還發表過每月生產能力三百架的数字。我不知道，這些情報是拿什麼做根據，但這些数字的可驚的不正確，就憑着下面的事實也可以察知的。

本年二月中旬，美国軍事當局所發表的報告，說是在所羅門戰役中，日本空軍損失了八百餘架飛機。假定這數字把事實誇大到兩倍，也就等于：日本是在一個戰役中，消耗了一個月的全生產量以上了。去年十二月東條在議會的報告演說中，也自白了所羅門方面已陷于巨大的消耗戰的膠着情態。這一繼續的消耗戰中，自然也包含着船隻及其他物力的損失，但空軍的消耗之大是不消說的。假定在現在的持久戰的消耗中，日本空軍一個月的損失自三百架至五百架，如果日本的生產能力在(每月)三百架的話，那末，太平洋戰爭經過了一年以上的今日，日本的空軍應該已經幾乎全滅了。

但是，事實剛與此相反，不但日本現在還是能够結集二千架以上的飛機于南方戰場而繼續着巨大的消耗戰；而且在中国戰場也保持着充分防止同盟國空軍的海岸線進攻的實力。

這矛盾，不消說是可以確實地證明上述情報的謬誤的。關於日本的飛機生產能力的現狀，要舉出正確的数字來，不消說是困難的，讓我在下面來

列舉一些足以知道其概畧的根柢吧。

在我們所能夠調查的範圍內，日本的軍用飛機製造工廠，其主要者如次：

(一) 三菱重工業航空機製造所（在名古屋市南方海岸）

這個工廠，主要是從事陸海軍飛機的裝備。數年前，這個工廠就被增築到二倍大了。現在每月的生產設備是二百架。工廠全部從業員數，六萬五千人。飛機的部分機件仰給於日本樂器股份有限公司飛機部（濱松）。三菱發動機製造所，三菱電氣製造所（以上在名古屋）。三菱飛機製造所，大井工廠，三菱飛機製造所，玉川工廠（以上在東京近郊），中島飛機製造所，高野鍾錶公司，尾張鍾錶公司，等。

(二) 川西飛機股份有限公司（兵庫縣武庫川河口）

主要是製造海軍水上飛機。每月的生產能力在二年前約七十架，但當時為了製造新型飛機起見，工廠已在增設中，故可以推定現在已有近二百架。生產設備，工廠從業員約一萬三千餘人。

這工廠也製造着中島，三菱等工廠所需

部分機件，但發動機則從中島，三菱購進，匹斯托林

則由「理研東京工廠」供給。

(三) 中島飛機製造所（在東京西郊及君馬馬縣二處）

這家工廠，向來就是日本屈指可數的有名的飛機公司，大量製造着陸海軍用飛機，可是我還沒有得到調查的機會。但把東京及君馬島的兩工廠合計起來，其生產能力絕對不會比川西航空公司，就假定它每月最低有二百架的生產能力吧。

單只以上三家工廠，每月就有七百架至七百五十架的生產能力。

此外，還有如次幾種：

(四) 滿洲重工業飛機製造所（在滿洲吉林省江精）

每月的生產能力雖不明瞭，但這個工廠，在日本陸軍把東北三省當做所謂「國防基地」而開始大規模地建設了的當時，就命令鮎川義介等的滿洲重工業托拉斯把它變成製造專供給南東軍的陸軍用飛機的大工廠了。

(五) 滿洲航空公司（同上，在江精）

這是日本和滿洲國「合辦所經營的公司。詳情不明。

(六) 在庫頁島敷香有陸軍用飛機裝備工廠。

這是為了反蘇戰爭準備，而設置於其北方基地——庫頁島東海岸的敷香的，這附近一帶已成了軍事秘密地帶，其生產能力不得詳知。

(七) 在朝鮮平壤也有飛機製造所。

這些小規模的工廠及無數的部分機件製造工廠，不勝枚舉。這裏可以總括推定的是：現在日本的飛機生產力，每月將近一千架，最少也在八百架以上。

我的調查，都是根據着這些工廠的従業員或和這些工廠的飛機製造有關係者的報告，可以斷言：至少關於其生產設施的規模是正確的。

只是因為這一年來，日本才苦於資材及勞働力的不足，例如也曾有某家工作機器製造工廠因此半減其生產力的事；現在這些飛機製造工廠果能發揮其全部能力與否，固屬疑問。但是今日在美國飛機製造的可驚的生產力之前，狼狽起來而拼命狂喊着「生產戰」的日本，不難想像她正在依據所謂重點主義，特別把資材和勞働力加強地集中到空軍實力上去。那末，縱使因為各私生產障礙以致多少發生生產的減退，但在飛機生產上，像其他產業經營那樣的低落，當然不會有的。

所以，確數雖不能夠斷定，但對於把日本的飛機製造能力推算至每月五百架以下那樣的情報，我是不能相信的。可以說戰爭的經過自身今日已在充分地証明着這件事了。

(二) 海軍的秘密準備及日本的戰畧機動性

同盟國方面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總是輕視日本的战力，估計(它)總不敢這樣地冒險的。——這判斷當不至大錯吧。但是，日本在進入中日戰爭的第二年，一經豫想到長期戰爭的不可避免和英美的最後的衝突的可能，就急速地開始了對英美的作戰準備。這一事實，日本軍部關係者從去年以來，已經自己告白了它的真相。例如，在去年年底的日本雜誌，陳述過如次的事實者不只有中日戰爭的四年間，就是日本盡其全力準備了這次大戰的期間。由於這程準備，日本的战力全部驚異地增強了。數百億的軍事費，直接消費於中日戰爭的不過佔其十分之二而已，其餘的大部分都被集中

於軍事生產力的強化以備將來。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即行召集的議會軍務局長也以約略同樣的報告告訴國民可以安心。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管這些比例的数字是真是假，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如果有人以為日本毫無準備或毫無把握就能夠開始這一戰爭，那就未免是過於天真的樂天家了。那末，經驗了最初的失敗的同盟國，要避免今日再重複着過去的失敗，就必須迅速根本地把向來樂天的過低估价矯正過來。

即如海軍來說，也可舉出如次的事實，以示日本怎樣地準備計劃了太平洋戰爭的一斑：

在大阪市安治川河口的大阪鐵工所（廠）造船部，從昭和十一年至十三年（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之間建造了二四〇〇噸級的第一圖南丸，第二圖南丸，第三圖南丸，第四圖南丸四艘同型的巨船。按說當時已把第五、第六圖南丸安上了建築台了，今日這些當然是已經完成的了。

這些巨船，只是表面的名目叫做捕鯨船吧了，好像日本是非常熱心於捕捉南極洋的鯨魚似的，其實這些船體是可怕的主力戰艦的構造，準備好一旦裝備終了就可以突然變成具有統一的性能和戰鬥力的一個主力艦隊。不消說，這是日本秘密地打破那被日英美海軍條約所規定的主力艦比率的陰謀。

這是很容易可以看得到的。在仅有劣勢的海軍力和劣勢的造船力的日本，一旦不得不和強大的敵人戰爭的時候，勢必採取這樣的戰術，就是第一用着突然的致命的打击，先使現有的艦隊勢力的比例根本發生變動；第二，在敵人未能恢復戰鬥之前奪取敵人根據地，造成戰畧條件有利于自己的情態；第三，秘密地或用擬裝的手段在事前進行建艦競爭的準備，不讓敌人有容易造成優勢海軍力比率的可能。

日本可以說是用意周到地實行了這秘手段了。

第一，日本是採用奇襲的閃击，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火蓋，首先給與美國駐真珠港的太平洋艦隊的主力艦隊以長期不能恢復的打击，使它沒有可能再從事艦隊編成，而於其間，完全佔領了西南太平洋的同盟國軍事基地了。

第二，這一戰爭，是選擇了英美的海軍力和運輸力都忙殺于大西洋的護航，沒有餘力顧及太平洋的時機而實行了。

第三，美國的西洋艦隊的建造一旦完成，則太平洋方面的海軍比率，對於日本不消說是決定的不利。所以，豫先秘密地實行主力艦的增強，事前準備好到了西洋艦隊完成的時候，美國的豫定也會因此發生錯誤（即沒有算入日本秘密建造的主力艦——譯者）。

這樣的使戰爭陷于長期化，而在這中間，益發造成不利於同盟國方面的情况，使它們疲于戰爭，喪失戰意；在實力劣勢的日本，必須採取這樣的手段，是不難推測的。

一句話說，在處于劣勢的日本，除了常制敵人的机先，麻痺敵人的行動力，使敵人雄厚的生產實力失去作用和效力之外，別無勝利的道路；而日本是于確認自己的弱點之後，準備了而且机動地實行了。同盟國方面，當然不可忽畧（日本）這秘準備，更不可忽視日本所勢必採取的戰畧的特徵。這件事不僅對於過去可以這樣說，就是對於現在和將來，也是不能不特別強調之點。

三、當前日本所得而採取的戰畧的可能性

就是從這次世界大戰的全体的見地看來，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戰畧，也逃不出上述的原則。試看二看達到太平洋戰爭的必然的經過吧。

一、跟着中日戰爭的變成持久戰，跟着日本的困難因長期消耗戰而增大，英美的压力及其实力的準備，更使日本相對地陷于可怕的不利。但日本是沒有单独和美英作戰的自信的。幸而接見和德國的征服英政策相呼應，和它協力之機，就突然使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二、要於軸心的全体的勝利去把握貫澈日本的目的之机的日本，其次當然就是為了和德國挾攻蘇聯，使她潰滅，而在北方待機了。同時，在可能的场合，英德國向北非及中東的進出相呼應，更向印度進出，而使英帝国的地盤瓦解，為了橫跨歐亞，使美國無所施其策起見，又在待機西進了。

但是，這「机」，今天已在日本的眼前消失，或被推至遙遠的彼方了。為什麼？因為德軍在蘇德戰坊因蘇聯紅軍的冬季攻勢，遠地向着西方潰退，能够以旧德挾攻而給蘇聯以致命打击的机会業已失去；北非方面，在遠立脚點也漸瀕于危險的德意軍看來，和

日本相呼應而進出於中東那樣的事，也化為一場春夢了。

在一部分日本向題專家中，今天似乎還有這樣的人：認為日本在計劃着一個大的新冒險中，而預想着她可能向北或向西發動攻擊；這私見解，未免有點墮于忘却了日本的战略的可能和战略的特質之嫌。

日本是决沒有单独地發動攻勢的可能的。

日本的战略的特徵，是只有在德國展開了勝利的攻勢的场合，利用這一時期，去把捉和它呼應之「机」。在德國沒有可能急速的成功攻勢的场合，日本就只有「待机」，只有埋頭於自己的战略的準備了。

而且拿現狀來說，不僅德國能否再行組織有力的攻勢已屬疑向，甚至還在担心着她已接近于總崩潰。日本受了這一國際战局的影响，当然除了在太平洋战场轉採防禦的立場之外，別無他法。試觀去年以來日本方面的廣播，新聞，雜誌等，都在絕叫着「準備艱難的長期战」，「準備着應付美英的反攻」這些事實，正有力地透露了此中的消息。

但是，單純的防禦對於日本都是一種破滅，為什麼呢？因為只有極劣勢的生產力的日本，就讓可能這樣防禦下去而以生產战去和美国的反攻力增強相競爭，則不久的将来，其軍力的比率將陷於極劣勢的狀態，是明若觀火的。

而且，在今日的日本看來，還有更可疑懼的危險，那就是，像同盟國方面所揚言那樣，若歐洲战场首先被解決而德國潰滅了的场合，日本怎麼办呢？這個問題，同盟國的軍力在這個场合，是會同時殺到東亞及太平洋的。日本的運命將是前途慘澹的。

就是假定德國在短期內不致敗退，但東亞的战争老陷于今日這樣的持久战的场合，容易想像得到的形勢的推移，將如下面：

第一，在動員着巨大的生產力的美国，它的反攻力，勢必会把日本的劣弱的生產力压倒。美国雄厚的反攻力，將結集于西南太平洋根拠地（澳洲及其外国的作战基地）。這就要漸次使日本所已佔領的資源區域的保持和利用，困難起來。

第二這有力的反攻力結集到中國戰場來。尤其是美國的空軍在增加到這裡來。這是對於日本心臟部（本土）的直接的威脅。

不但此也，如果因緬甸反攻成功，中國恢復了印度洋的運輸線的場合，中國就有可能從美國獲得援助。在這個戰場蓄積了給日本致命的反攻的陸上兵力。

從目下這樣的形勢看來，日本方面所難避免的三松機動戰略，將在於如次二點吧。

第一是在美國反攻力的結集之前，首先切斷從美國至西南太平洋基地（澳洲及其外國的根拠地）的運輸線，使她怎樣準備了雄厚的反攻力，也沒有可以結集的根拠地。

第二是解決所謂中國事變，把同盟國的反攻基地從接近日本心臟部的地域推至遠方，而使之湮滅。即是使泥足的在華駐屯軍獲得自由，把日本共同同盟國的第一線接觸點，推遠至對於日本沒有危險的遙遠的印緬國境。

假定這樣的形勢一朝實現，同盟國將陷於怎樣的立場，是可以想像的。

那末，在太平洋同盟國方面的反攻，就除開伴着可怕的困難和危險的遠洋渡海作戰以外，別無他途了。在陸地上，就非依靠巨大的護航遠跨着大西洋和印度洋，把大兵結集於印度，去對於有內線作戰之便的日本，發動可怕的不利的攻勢不可。則雖在德國敗退之後，同盟國對於日本的攻勢也決不容易了。這樣，如果同盟國方面顯出疲勞或戰意稀薄的情態，日本也就樂得去開始尋求政治的妥協的途徑。

自去年底以來，日本軍部就極重視西南太平洋的美國反攻基地的消滅，又稱「自太平洋戰爭以來，中國的解決，必須重新來估計其新的重要性了」，新年以後，竟公然聲稱「具有在本年之內解決中國之決心」。這些事實都透露着此中的消息的。

這就是日本對於同盟國的反攻可能為了防禦起見的機動戰略。同盟國從來恃其雄厚的實力，常因遷延時日而失機，反而給與敵人機會。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看清日本的這松機動的可能，翻轉來變敵之機為我之機，去把握主動。

(四) 对于本年中中國戰場的展望

日本本年將在中國發動所謂「根本解決」的總攻勢，幾乎可以說是既定的事實。

但是，其攻勢手段是怎樣性質的呢？其手段又將怎樣地發展下去呢？可以說是「一個問題」。

關於這，有二種途徑，可以預想。

自去年下半年，軍部開始再確認中國戰場的重要性以來，日本的統治階級向似乎有二種意見。在論爭着。這二種意見的對立，可從廣播或議會的論爭中窺見一斑。所謂二種意見，其一是主張徹底用武力進攻去滅中國；其二是主張避免這樣的直線的急性而加強軍事、政治、經濟的綜合的全面攻勢去使中國瓦解。本年初，佐藤軍務局長和青木大東亞省大臣在議會中的言論，可說正是代表着這種意見的。

但是，依我看來，這兩種見解，決不是本質上對立的東西，充分地具有可能性，可以依着情況的發展，一個戰術容易地轉變為另一個戰術。

從現在的狀況看來，日本當前所開始的攻勢，似乎不是採用「直線的武力進攻」，而是採取「全面的綜合戰術」。為什麼呢？因為：第一，自本年二月中旬軍部發言人揚言「開始了武力的全面合出」以來，在湖北、山東、江西、廣州灣等地開始了行動的兵力及其戰鬥規模，並沒有那末大，但其依着宣傳去謀動搖中國內部的企圖却顯得非常積極。

第二，是採取和「汪偽政權」之間，取消不平等條約，還租界，並締結軍事同盟等欺騙手段，最近大開始其政治攻勢，並努力在宣傳。依此這些事實，日本是要給人們這樣的印象：即「汪政權已由日本取消了不平等條約，得到完全独立的保證，抗戰是無意義的」印象。這樣去謀中國的動搖，顯然在企圖借此收攬佔領區及自由中國的人心。

但是，這可說是第一步的行動。第二步的行動，將是依此第一步行動結果所產生的情況去決定的。如次的場合是可能預想的：

第一種場合，——即中國絲毫不因日本的綜合攻勢的第一步發生動搖，日本的企圖歸于失敗的場

合。不消說，我是相信會這樣的，但日本一看到自己的陰謀到底沒有成功的可能，必將立即轉移於全面的大規模的武力進攻。

第二種場合——中國內部發生動搖，親日的妥協分子抬頭，內部發現分裂徵候的場合。我是相信這樣的事情不會有的。但假定陷於這樣的情態的場合，日本必將更加強其第一步的手段，正面地抬出汪政權來，並在武力上發縱偽軍，陰謀嚮中國內部，選擇決定的機會，用重大的武力壓迫去企圖中國的內部瓦解，或者妥協。

依樹以上所述，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上述的日本的戰術，無論是用那一種去開始，都決不可把它看做固定的。

比方說，縱使是依着政治經濟軍事的綜合戰術去開始，決不能說「不是直線的武力進攻」而放心因旧的戰術是具容易見機而變化發展的可能的。

那末，我們該怎樣地準備去對付它呢？

不消說，第一要打破日本的政治陰謀，必須更強內部的團結和充實。

在軍事上，要制日本所將採用的戰術的機先，使它麻痺。要達這個目的，認為最適當的是，同盟國方面儘可能地在短期間內發動奪回緬甸的反攻，把日本的的軍事的注意牽制到那裡，同時，加強敵後全面的游擊的擾亂，使日本集中軍力發生困難。

游擊戰的強有力的展開，從政治上看來，同時，也是要破壞日本利用強化汪政權而加于給中國的政

治的壓迫，所絕對應該重視的。

此外，對於我們，如制日本的機先，使人心窩叛偽政權，使日本所謂「新秩序」陷於困難，更進一步去煽動激發日本軍民的反戰和革命等——即是我們方面的政治的反攻，在今日，應該認為含有從末所不能比擬的重大意義的。

一句話說，最必要的，澈頭澈尾地在政治軍事方面都制敵人的機先。